



移山填海的人

何澤沛等著

移山填海的人

何澤沛等著

人民文学編輯部編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內 容 說 明

人民文学編輯部，从“人民文学”創刊号至1956年5月号的反映我国工業建設的短篇創作中，选輯了一部分比較优秀的作品，按其發表的先后，分为五个集子，以每集中的一篇为書名。本集“移山填海的人”即是其中之一。在这套选集中，凡已經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各种选集或作家个人选集中的作品，就不再选用。

这四个短篇，是描写工業建設中新人新事的作品。在这里，我們看到我們的时代人，在那些縱橫百里沒有人煙的荒山野林中，在那些正在修建新厂的工地上和剛剛建成的新厂里，怎样以移山填海的精神在工作着，生活着。作品描繪出战斗生活的圖景，响着时代巨人的脚步声。

封面画：張 怀 江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東四頭条胡同4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57號

机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号584 字數56,000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3 1/4 插頁2

1956年11月北京第 版 1956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001—10000 冊

定價(6) 0.30 元

目 次

前 哨.....	陈 谦 (1)
夜 里.....	邱 漾 (15)
小 英 子.....	舒 群 (15)
移 山 填 海 的 人.....	右 枚 (69)
	何 泽 沛 (81)

前 哨

陳 謙

邱 濤

“剛搬進來兩天，覺都沒睡穩，地皮都沒踩熱，又要走，又要走！……”

練習生小張，正在氣鼓鼓地收拾行李，一面不停嘴地嘀咕着。他不时偏過頭望望劉工程師。劉工程師伏在窗台上，正聚精會神寫什麼，一點也沒理會。這新搬進來的宿舍里，雪白的牆壁上，貼滿了彩色畫片，那是昨天費了很大的勁佈置起來的。桌上，茶缸里插着一束野百合花，也是昨天傍晚摘來的，養了一夜，正開得繁呢。多麼叫人喜歡的新屋子呵！剛辛辛苦苦收拾好，又叫離開！

小張忍不住又望了劉工程師一眼，那寬闊的背部，那黑紅色的脖子，那亂紛紛的頭髮，仍然是那往常熟悉的老樣兒；可現在，好叫人想不通！聽說昨天上午，他愛人打了信來，說是她就要帶領鑽探隊來了，誰料到就在昨晚黑，他忽然宣佈全隊今天出發，說是這個地區的地質勘探任務已經提前完成，上級來了電報，要這個地質

勘探隊趕到前面的另一個地區去。可是遲走一兩天就不行么？這麼忙天忙地，又不是大火燎到眉毛哩！不說我吧，就說你們兩口子，分別一年半了，遲走一兩天就能見面，也是好事情呀。唉！你呀，好不近人情呵！

小張越想越嘔氣，索性把繩子一扔，咚的就坐在行李捲上，賭氣地掉開頭，望着旁邊出神。

記得前年，初來那陣，正逢數九寒天。這縱橫百來里，一片荒山野林，本來就沒有人煙，再添上漫山遍野茫茫大雪，越發顯得冷落荒涼。整天，那北風呼呼直刮，掃在臉上，好比刀割一般。夜晚，許多人擠在一塊，蓋了好幾床棉絮，還凍得手腳發僵。到天明，走出帳篷一看，雪地上印滿了碗大的虎豹腳跡。草上蓋着雪，樹上也蓋着雪，找不到半截干柴，水燒不滾，飯煮不熟，吃喝得好多人都生了病。就在這樣艱苦的環境里，劉工程師率領大伙，展開了勘探工作。他說：

“我們搞地質工作，就是這樣：來的時候苦，去的時候甜。努力干吧，好的在後頭哩！”

嚴冬一過，轉眼就到了夏天。

那五黃六月的日子，也是够叫人受的。白天，毒辣辣的太陽，死死釘在頭頂上，烤得遍地冒煙，晒得人的皮膚脫了一層又一層；晚上，深更半夜還不退熱，睡帳篷就好比坐蒸籠，蒸得人周身汗水直淌。一出門，到處是泥沼，毒蛇，螞蝗遍地都是。

別的不談，單說那螞蝗，就够叫人心寒的了。有一次，小張跟刘工程師穿过一片茅草地，驚动了螞蝗，那些螞蝗条条都伸起長長的嘴釘子，一沾就上身，釘得人兩腿像刺棒似的。小張慌了手脚，驚叫着乱跑乱跳。刘工程師一把抓住他，叫声：“千万动不得！”隨即双手不停地替他扯拔起來；听小張还連連叫喚，便安慰他說：

“不要緊，不要緊，这点小意思……”

等到弄停当，小張忽然驚叫道：

“看你！”

刘工程師低头一看，自己腿上早被釘得血淋淋的。他不慌不忙的一面拔扯，一面笑道：

“吸血虫，等着瞧吧。我們帶头的吃你的虧，后来的可要連你的老巢都要剷平！”

小張又好气，又好笑。嘴里說：“看你还乐！”心里可暗暗佩服哩。

又有一次，刘工程師領了一組人进森林工作，走进一片雜草叢生、落叶复盖的荒地。起初大伙觉得脚下有些發軟，不甚理会；再往前走，落叶逐漸稀疏了，才感到行走困难，步步留下半尺來深的脚印。刘工程師觉得不对劲，忙招呼大伙停住，想另找路走。可是剛一收脚，忽然觉得兩脚往下直陷。一个念头像电花似的在大家的腦子里一閃，一个人失口叫了一声：

“泥沼！”

大伙一听，猛觉身子往下一沉，立时乱蹬乱拔；越是用劲，陷得越深。刘工程师先也着了忙，可是一见大伙惊慌地望着自己，便立时镇定下来。他稍一思索，就大声向大家发出命令：

“躺下！平躺下！”

一霎时，大伙横七竖八地躺成一片。

小張就躺在刘工程师的旁边。他侧过头望望刘工程师，只见他仰卧在泥地上，两眼严肃的望着那蓝晶晶的天空，一时没有发出任何言语。这时他的心里正在想些什么呢？也许他想到这四周的土地是有着丰富宝藏的祖国的土地？这躺在身边的人們是开发这宝藏的尖兵；也许他正想到党委书记对他說过的話：“这队人交给你了。你要对国家负责，你要对他们每个人负责。记住，你們是在前哨上！”也许这些他都没有想，他只是想着如何把大家从泥沼里救出去。可是，就小張所知道的，刘工程师并没有过泥沼的经验，他怎么能够把大家救出去呢？

“小張，你看见了那大树上的藤子吗？”刘工程师忽然问小張，费劲的从泥里抬起胳膊，指一指旁边不远处的几棵大树。

“看见了。”小張回答。

“有小刀吗？”

“有。”

“会爬树吗？”

“会。”

“懂我的意思嗎？”

“懂。”

“那就快去吧！割下藤子，把大家拉出去。來，我帮助你。”

小張在刘工程師的帮助下，掙扎了好一陣，才脫离泥沼，慢慢地向干处爬去。等到他能够在干地上直立起來，他就飛快地向大樹奔去。爬樹擦伤腿，顧不得；割藤刺破手，顧不得。一会兒以后，他拖起長藤子奔回到泥沼旁边，只見大伙在泥里陷得越发深了。刘工程師因为帮助他爬出泥沼，就陷得更深。他連忙把藤子向刘工程師甩去，却听见刘工程師大声喊道：

“不要管我！先救同志們！”

小張一听，正要大声分辯，刘工程師却坚决制止了他。他沒奈何，只好把藤圈向別人甩去。接着，大伙就一个个地上了“岸”。輪到救刘工程師时，他已陷到齐腋肢窩了。十几双手一齐握住藤子，一股勁把他拖到干地上。还没有等他站定身子，大伙一拥上前，哪顧得他渾身泥水，立时把他拥在当心，又是喊，又是跳，快活得眼淚都滾出來了。

小張越來越佩服刘工程師了。在他的心目中，刘工程師是个了不起的人：毒虫吓不住他，猛獸吓不住他，泥沼也陷不住他。再大的困难，只要落在他手里，便会

立刻解决。跟他在一起工作，該有多好呀！

剛翻过第二个年头，工人大批大批地來了。這一片荒山野林，到处响起欢騰的鉄錘声音。眼見公路筑起來了，楼房盖起來了，电灯安起來了，如何不叫人喜欢呢。几天以前，刘工程師叫大家搬进了新宿舍；昨天又說他爱人就要帶鑽探隊來正式动工打油井。小張乐得直跳，整天忙进忙出，把房子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夜晚躺在床上，还东張西望地想：

“刘工程師說的不差，來的时候苦，去的时候甜。这甜味兒呀，非好好嚐它几天不可！”

哪曉得眼看船兒要攏岸，却被刘工程師这么一篙竿，就要很快地撐了开去！唉……

小張心头挽了个大疙瘩，想來想去，实在想不通，直到这会快出发了，还在嘖哩咕嚕地抱怨。他坐在行李捲上，呆呆望着刘工程師那沉默的背影，忍不住頓了下脚，气冲冲地說：

“咱們苦干了一年半啦，多住几天也不行嗎？”

刘工程師这才掠了掠頭髮，回过身來。

他看來还年輕，約莫二十七、八年歲，前額隆起，眼窩深陷，目光炯炯有神，絡腮鬍鬚又濃又黑，使人一看，就觉得是个坚强果断的人。他望了小張一陣，走过來，并排坐在行李捲上，輕声問：

“身上不自在嗎？”

“不！”

“行李难收拾嗎？”

“不！”

刘工程師想了一想，輕輕一笑：

“是捨不得馬上就走吧？”

小張低下頭，使勁地用腳搓弄地板，好像非把它搓穿不可。

刘工程師拍了拍他的肩頭說：“瞧你，翹起個嘴，能掛亮油壺了！”

小張仍然低頭不開腔。那瘦削的身材，那稚氣的面孔，那復額的短髮，在刘工程師的眼睛里，不過是個大孩子罷了，正應該好好的開導開導他。可是他正要開口，忽聽樓下有人喊叫小張。

一聲，兩聲，小張沒有理睬，到第三聲，他才生氣地囁咕着：“盡喊個屁！”就咚咚咚地下樓去了。

刘工程師望他走后，撿起繩子，几下把行李捆好。走到窗前。窗外，荒野里有一條寬闊的公路，那公路平直地伸展出去，被遠處的密林遮斷了。他出神地望了一陣，從筆記本里抽出一封信——那是他愛人昨天寄來的。他已經讀過好幾遍了。他愛人告訴他，他們的孩子，到今天為止，恰好八個月了。信上說：

孩子長得挺結實，平時，一聲不響地躺在搖籃

里，睡得甜甜蜜蜜的；可是一抱起他，小手就抓開了，

小脚也放肆蹬，可不老实呢。大家说他像你，真的，那宽宽的前额，那黑黑的眼珠儿，简直和你一模一样。只要一逗他，就张开没牙的小嘴，望着我傻笑。好逗人爱的小东西呵！

刘工程师笑了，他抬眼望着窗外。一切景色都模糊不清，他仿佛看见一个红嫩的小脸蛋儿，张着没牙的小嘴，幸福地望着他傻笑。他只觉得心头一阵暖融融的，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甜味儿。

他爱人是在探队的工程师，他们分别已经有一年半了，她在后面一个区勘探油井，这项任务据她来信说已经提前完成了。这两天她要带领全部勘探队到这边来。

这一次，恐怕我们可以在一块多住几天了，亲爱的，你想我是多么高兴呵！……

她信上这样说。

刘工程师笑了一笑，他心想，光知道自己提前完成了任务，我们这里，还不是一样地提前完成了！

近处的蝉声冷落了，四周突然清静起来。

刘工程师吁了一口气，回身背着手，缓缓踱了几圈；偶一抬头，忽然看见桌上那束花。他心中一动，情不自禁地走过去。

花开得正繁。白生生的花瓣，绿茵茵的花柄，红艳艳的花心，只觉得一阵阵清香扑鼻，怪叫人舒服的。奇怪，这花自己以前在野外见过多少次，可是为什么从

來沒注意到呢？這是并蒂的野百合花，每根柄上，都同樣的开着兩朵花。每一枝花都是一樣的。這是小張有意替他采來的。

他微笑地望着花朵，說不出心頭是什麼味兒。記得前年冬天，大雪紛飛的時節，他和他愛人結婚了。在舉行結婚典禮的那小小的宴會上，黨委書記曾半开玩笑的問他：

“老劉，把你調到她那里去，怎麼樣？”

他搖搖頭回答：

“你是說：把水稻移到旱地里，要叫它結實？”

黨委書記笑了，轉向她說：

“看來，只好把你調去和老劉在一起了？”

她也搖搖頭回答：

“量布裁衣，你看着辦吧。”

黨委書記笑了起來，拍拍他倆說：“你們過后可別抱怨領導上沒有照顧你們……”

這甜蜜的回憶重新在他心上升起來。他默默地笑了一笑。

他看看錶，還差半點鐘就要出發了。

人們已經把行李搬出來了，大捆小捆地擺在屋前球場上。儀器也裝好箱，正往外搬運。人們忙進忙出，快活地打着譚，吹着口哨。球架的木柱上，拴了一大群騾馬，擠擠擦擦，踏着蹄，噴着响鼻。

刘工程師仔細檢查了一遍，見一切都收拾停当了，心里很滿意，就吩咐上行李，准备出發。

他往前走去。一陣涼風，吹得他滿頭亂髮飄忽飄忽的。紅褐色的岩層，茅草叢生的山坡，青蒼蒼的樹林，哪里他都去過，哪里都踩滿了他和全隊勘探人員們的腳印子；這渺無人煙的荒山野林，他們就是第一批踏過的人。如今，他們要走了，接着來的，就是鑽探隊啦。等他受人帶領的鑽探隊再踏上一遍，接着再來的，就是生產大隊啦。那時候，樣子就全變了呵！他越想越興奮，一幅壯麗的石油城景象，在他眼前浮現出來：方圓百來里，那數不盡的山頂和山溝，到處聳立着高高的油塔。這邊是幾層樓的大辦公室，那邊黑壓壓一片，是龐大的煉油廠；再遠些，是百花齊放的工人住宅區。這中間，公路密得像蛛絲網，四通八達。汽車像穿梭一樣馳來馳去。工人們展開了生產競賽，搞得紅火朝天。機器整天整夜吼叫，地皮子都震動啦！嗚——是火車開出去了，滿載着石油，冒着滾滾黑煙。……

他沉醉在他的想像中，一種溫暖的感情浸透了他的心。

“當真就走嗎？”

刘工程師回過頭來，看見是小張站在他旁邊，還嘟起嘴巴生氣呢，便輕聲說道：

“看你那嘴，還沒想通吧？”

小張低下頭去，沒有作聲。沉默了一陣，他輕聲問道：

“这回我們又到哪里去呢？”

“到那大山里。”劉工程師回答，抬手往西邊一指。

小張順手望去，只見黑沉沉一帶山嶺；那高處，明晃晃全是雪呢。

“那是什麼地方呢？”

“康藏高原。”劉工程師回答。接着他從身旁的儀器箱上拿過一副望遠鏡來，遞給小張說：“你自己看看吧。”

小張接過望遠鏡，對着西邊的高山看了一陣說：

“什麼也沒有，光見一片白。”

“進去就知道了。那里寶藏豐富得很，可是比这里還要艱苦得多呵！”

“怕什麼！”小張倔強地回答，忽然又壓低聲音說：“可在这里多住幾天也不打緊呀！”

“幾天？一點鐘也就誤不得呵！”

“可是鑽探隊還沒有來呢。”

“來不來又有什麼關係呢。”劉工程師瞅了他一眼，接着大聲說，“好啦，快去通知大家，馬上動身！”

小張朝着藍球場上的人群跑去。不一會，人們都跨上馬匹，開始出發了。

这荒涼的山野里，响起嘹亮的歌声。一陣清風吹來，飄走了馬鈴聲，叮噹，叮噹，……

刘工程師騎在馬上，最后一次望望公路，暗自在心里說：“再見吧，親愛的。”隨後就掉轉馬頭，跟隊伍走了。

隊伍沿着山岩走去，忽然后面的公路上响起了一陣汽車的喇叭聲。小張拉了刘工程師一下。

“看，怕是來了。”

刘工程師勒住馬，回頭一看，只見一輛小吉普車，沿公路飛駛過來，到公路尽头處煞住了。車門一開，跨出個女人，揮手高喊道：

“老刘！老刘！……”

他眼睛一亮，止不住心頭一陣跳動。“是她！是她呀！”他差點叫出聲來，只回頭对小張喊了聲：“十分鐘就來！”便一抖繮繩，放开四蹄，一氣奔回汽車旁。他翻身下馬，正逢他愛人微笑地迎上來，連忙一把握住她的手。他又激動，又高興，心頭千言萬語，湧上湧下，竟不知先說什麼好，只是深情地望着她。

“你沒想到我走得這樣急吧？”

她望了他一眼，低下頭去說：

“我才猜到你的脾氣哩。幸好搭上了這部小吉普，要不然又見不上啦。”

兩人沉默了一會。她忽然笑起來，

“給你看看兒子吧。還不曾見過爸爸呢。”

她彎腰鑽進車門，把孩子抱出來。他搶前一步，兩隻發亮的眼睛盯視着裹在棉被里的嬰孩，伸手就要接過來。

“輕點，睡得怪甜呢。”

他輕輕接過手。多么可愛的小東西呵。長睫毛微微地翕動；均勻地呼吸着，小鼻孔也微微擡動。他俯下頭去，在那紅潤的小臉兒上親了親。

小東西被他那濃密的鬍鬚扎醒了，睜開又大又黑的圓眼睛，驚奇地望着他。

“看，眼睛多像你呵。”她悄聲向他說。

西面路上的隊伍走遠了，他緊緊地抱起孩子，望着他黑亮亮的眼睛，許久，他忽然說：

“都是為着你們呵，小東西！你們是多幸福呵！”

兩人緊緊地靠着，幸福的沉默中，半晌，她悄聲問：

“你在想啥？”

“想將來！……你呢？”

兩人對望，都同樣地笑了一笑。

十分鐘過去了。劉工程師回頭向西邊的路上望望。全隊的人都已經走得更遠了，只有小張一個人牽着一匹馬，站在一個土丘上，呆呆地朝這裡望着。看來假若劉工程師不打算很快要走的話，他會一直在那裡等下去的。